

中华历史文库

二十六史

南齐书

南朝梁·萧子显

中国历史文库

# 南齐书

南朝梁·萧子显 著

## 目录

本纪第一	高帝上	( 1 )
本纪第二	高帝下	( 19 )
本纪第三	五帝	( 26 )
本纪第四	郁林王	( 40 )
本纪第五	海陵王	( 44 )
本纪第六	明帝	( 47 )
本纪第七	东昏侯	( 55 )
本纪第八	和帝	( 62 )
志第一	礼上	( 66 )
志第二	礼下	( 92 )
志第三	乐	( 98 )
志第四	天文上	( 118 )
志第五	天文下	( 129 )
志第六	州郡上	( 141 )
志第七	州郡下	( 180 )
志第八	百官	( 222 )
志第九	舆服	( 234 )
志第十	祥瑞	( 244 )
志第十一	五行	( 255 )
列传第一	皇后	( 267 )
列传第二	文惠太子	( 271 )
列传第三	豫章文献王	( 276 )
列传第四	褚渊、王俭	( 288 )

- 列传第五 刘世隆、张瑰 ..... (299)
- 列传第六 垣崇祖、张敬儿 ..... (307)
- 列传第七 王敬则 陈显达..... (319)
- 列传第八 刘怀珍、李安民、王玄载 ..... (320)
- 列传第九 崔祖思、刘善明、苏侃、垣荣祖 ..... (330)
- 列传第十 吕安国、周山图、周盘龙、王广之 ..... (341)
- 列传第十一 薛渊、戴僧静、垣康、焦度、曹虎 ..... (351)
- 列传第十二 江谧、荀伯玉 ..... (359)
- 列传第十三 王琨、张岱、褚炫、  
何戡、王延之、阮韬 ..... (363)
- 列传第十四 王僧虔、张绪 ..... (371)
- 列传第十五 虞玩之、刘休、沈冲、  
庾杲之、王湛 ..... (380)
- 列传第十六 高帝十二王 ..... (388)
- 列传第十七 谢超宗、刘禅 ..... (396)
- 列传第十八 到搯、刘俊、虞惊、胡谐之 ..... (402)
- 列传第十九 萧景先、萧赤斧 ..... (411)
- 列传第二十 刘瓛、陆澄 ..... (421)
- 列传第二十一 武十七王 ..... (429)
- 列传第二十二 张融、周顒 ..... (446)
- 列传第二十三 王晏、萧湛、萧坦之、江祐 ..... (461)
- 列传第二十四 江敦、何昌宇  
谢朓、王思远 ..... (470)
- 列传第二十五 徐孝嗣、沈文季 ..... (478)
- 列传第二十六 宗室 ..... (486)
- 列传第二十七 王秀之、王慈、蔡约

陆慧晓、萧惠基 .....	( 492 )
列传第二十八 王融、谢朓 .....	( 502 )
列传第二十九 袁彖、孔稚珪、刘绘 .....	( 511 )
列传第三十 王奂、张冲 .....	( 519 )
列传第三十一 文二王、明七王 .....	( 526 )
列传第三十二 裴叔业、崔慧景、张欣泰 .....	( 530 )
列传第三十三 文学 .....	( 542 )
列传第三十四 良政 .....	( 557 )
列传第三十五 高逸 .....	( 564 )
列传第三十六 孝义 .....	( 581 )
列传第三十七 幸臣 .....	( 589 )
列传第三十八 魏虓 .....	( 596 )
列传第三十九 蛮 .....	( 610 )
列传第四十 芮芮虓、河南、氏、羌 .....	( 619 )
附录：	
《南齐书》序.....	( 627 )

## 本纪第一 高帝上

太祖高皇帝讳道成，字绍伯，姓萧氏，小讳斗将，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也。何子鄴定侯延生侍中彪，彪生公府掾章，章生皓，皓生仰，仰生御史大夫望之，望之生光禄大夫育，育生御史中丞绍，绍生光禄勋闾，闾生济阴太守阐，阐生吴郡太守永，永生中山相苞，苞生博士周，周生蛇丘长矫，矫生州从事逵，逵生孝廉休，休生广陵府丞豹，豹生太中大夫裔，裔生淮阴令整，整生即丘令隼，隼生辅国参军乐子，宋升明二年九月赠太常，生皇考。

萧何居沛，侍中彪免官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。晋元康元年，分东海为兰陵郡。中朝乱，淮阴令整字公齐，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。寓居江左者，皆侨置本土，加以南名，于是为南兰陵兰陵人也。

皇考讳承之，字嗣伯。少有大志，才力过人，宗人丹阳尹摹之、北兖州刺史源之并见知重。初为建威府参军。义熙中，蜀贼譙纵初平，皇考迁扬武将军、安固汶山二郡太守，善于绥抚。元嘉初，徙为武烈将军、济南太守。七年，右将军到彦之北伐大败，虏乘胜破青部诸郡国。别帅安平公乙旃眷寇济南，皇考率数百人拒战，退之。虏众大集，皇考使偃兵开城门。众谏曰：“贼众我寡，何轻敌之甚！”皇考曰：“今日悬守穷城，事已危急，若复示弱，必为所屠，惟当见强待之耳。”虏疑有

伏兵，遂引去。青州刺史萧思话欲委镇保险，皇考固谏不从，思话失据溃走。

明年，征南大将军檀道济于寿张转战班师，滑台陷没，兖州刺史竺灵秀抵罪。宋文帝以皇考有全城之功，手书与都督长沙王义欣曰：“承之理民直亦不在武干后，今拟为兖州刺史，檀征南详之。”皇考与道济无素故，事遂寢。迁辅国镇北中兵参军、员外郎。

十年，萧思话为梁州刺史，皇考为其横野府司马、汉中太守。氏帅杨难当寇汉川，梁州刺史甄法护弃城走，思话至襄阳不进。皇考轻军前行，攻氏伪魏兴太守薛健于黄金山，克之。黄金山，张鲁旧戍，南接汉川，北枕驿道，险固之极。健既溃散，皇考即据之。氏伪梁、秦二州刺史赵温先据州城，闻皇考至，退据小城，薛健退屯下桃城，立柴营。皇考引军与对垒，相去二里。健与伪冯翊太守蒲早子悉力出战，皇考大破之。健等闭营自守不敢出，思话继至，贼乃稍退。皇考进至峨公山，为左卫将军、沙州刺史吕平大众所围积日，建武将军萧汪之、平西督护段虬等至，表里奋击，大破之。难当又遣息和领步骑万余人，夹汉水两岸，援赵温，攻逼皇考。相拒四十余日。贼皆衣犀甲，刀箭不能伤。皇考命军中断槊长数尺，以大斧捶其后，贼不能当，乃焚营退。皇考追至南城，众军自后而进，连战皆捷，梁州平。诏曰：“承之稟命先驱，蒙险深入，全军屡克，奋其忠果，可龙骧将军。”随府转宁朔司马，太守如故。入为太子屯骑校尉。文帝以平氏之劳，青州缺，将欲授用。彭城王义康秉政，皇考不附，乃转为江夏王司徒中兵参军、龙骧将军、南泰山太守，封晋兴县五等男，邑三百四十户。迁右军将军。元嘉二十四年殁，年六十四。梁土民思之，于峨公山立庙祭祀。升明二年，赠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大夫。

太祖以元嘉四年丁卯岁生。姿表英异，龙颡钟声，鳞文遍体。儒士雷次宗立学于鸡笼山，太祖年十三，受业，治《礼》及《左氏春秋》。十七年，宋大将军彭城王义康被黜，镇豫章，皇考领兵防守，太祖舍业南行。十九年，竟陵蛮动，文帝遣太祖领偏军讨沔北蛮。二十一年，伐索虏，至丘隘山，并破走。二十三年，雍州刺史萧思话镇襄阳，启太祖自随，戍沔北，讨樊、邓诸山蛮，破其聚落。初为左军中兵参军。二十七年，索虏围汝南戍主陈宪，台遣宁朔将军臧质、安蛮司马刘康祖救之。文帝使太祖宣旨，授节度。闻虏主拓跋焘向彭城，质等回军救援。至盱眙，太祖与质别军主胡宗之等五军，步骑数千人前驱。焘已潜过淮，卒相遇于莞山下。合战败绩，缘淮奔退，宗之等皆陷没。太祖还就质固守，为虏所攻围，甚危急。事宁，还京师。

二十九年，领偏军征仇池。梁州西界旧有武兴戍，晋隆安中没属氏；武兴西北有兰皋戍，去仇池二百里。太祖击二垒，皆破之。遂从谷口入关，未至长安八十里，梁州刺史刘秀之遣司马马注助太祖攻谈堤城，拔之，虏伪河间公奔走。虏救兵至，太祖军力疲少，又闻文帝崩，乃烧城还南郑。袭爵晋兴县五等男。孝建初，除江夏王大司马参军，随府转太宰，迁员外郎、直阁中书舍人、西阳王抚军参军、建康令。新安王子鸾有盛宠，简选僚佐，为北中郎中兵参军。陈太后忧，起为武烈将军，复为建康令，中兵如故。景和世，除后军将军。值明帝立，为右军将军。

时四方反叛，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及东诸郡皆起兵。明帝加太祖辅国将军，率众东讨。至晋陵，与贼前锋将程捍、孙昙瓘等战，一日破贼十二垒。分军定诸县，晋陵太守袁粲弃城走，东境诸城相继奔散。

徐州刺史薛安都反彭城，从子索儿寇淮阴，山阳太守程天祚举城叛，徐州刺史申令孙又降，徵太祖讨之。时太祖平东贼还，又将南讨，出次新亭，前军已发，而索儿自睢陵渡淮，马步万余人，击杀台军主孙耿，纵兵逼前军张永营，告急。明帝闻贼渡，遽追太祖往救之，屯破釜。索儿向钟离，永遣宁朔将军王宽据盱眙，遏其归路。索儿击破台军主高道庆，走之于石鳖，将西归。王宽与军主任农夫先据白鹄涧，张永遣太祖驰督宽，索儿东要击太祖，使不得前。太祖鼓行结阵，直入宽垒，索儿望见不敢发。经数日，索儿引军顿石梁，太祖追之至葛冢，候骑还云贼至，太祖乃顿军引管，分两马军夹营外以待之。俄顷，贼马步奄至，又推火车数道攻战。相持移日，乃出轻兵攻贼西，使马军合击其后，贼众大败，追奔获其器仗。进屯石梁涧北。索儿夜遣千人来斫营，营中惊，太祖卧不起，宣令左右案部不得动，须臾贼散。太祖议欲于石梁西南高地筑垒通南道，断贼走路，索儿果来争之。太祖率军击破之，贼马自相践踏死。索儿走向钟离，太祖追至黯而还。除骁骑将军，封西阳县侯，邑六百户。迁巴陵王卫军司马，随镇会稽。

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阳峤道入三吴，台军主沈思仁与伪龙骧将军任皇、镇西参军刘越绪各据险相守。明帝遣太祖领三千人讨之。时朝廷器甲皆充南讨，太祖军容寡阙，乃编棕皮为马具装，析竹为寄生，夜举火进军。贼望见恐惧，未战而走。还除桂阳王征北司马、南东海太守、行南徐州事。

初，明帝遣张永、沈攸之以众喻降薛安都，谓太祖曰：“吾今因此北讨，卿意以为何如？”太祖对曰：“安都才识不足，狡猾有余。若长辔缓御，则必遣子入朝；今以兵逼之，彼将惧而为计，恐非国之利也。”帝曰：“众军猛锐，何往不克！卿

每杖策，幸勿多言。”安都见兵至，果引索虏，永等败于彭城。淮南孤弱，以太祖为假冠军将军、持节、都督北讨前锋诸军事，镇淮阴。

泰始三年，沈攸之、吴喜北败于睢口。诸城戍大小悉奔归，虏遂进至淮北，围角城，戍主贾法度力弱不敌。诸将劝太祖渡岸救之，太祖不许；遣军主高道庆将数百张弩浮舰淮中，遥射城外虏；弩一发数百箭俱去，虏骑相引避之，乃命进战，城围即解。迁督南兖徐二州诸军事、南兖州刺史，持节、假冠军、督北讨如故。五年，进督兖、青、冀三州。六年，除黄门侍郎，领越骑校尉，不拜。复授冠军将军。留本任。

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，而民间流言，云“萧道成当为天子”，明帝愈以为疑。遣冠军将军吴喜以三千人北使，令喜留军破釜，自持银壶酒封赐太祖。太祖戎衣出门迎，即酌饮之。喜还，帝意乃悦。七年，徵还京师；部下劝勿就徵，太祖曰：“诸卿暗于见事。主上自诛诸弟，为太子稚弱，作万岁后计，何关佗族。惟应速发，事缓必见疑。今骨肉相害，自非灵长之运，祸难将兴，方与卿等戮力耳。”拜散骑常侍、太子左卫率。时世祖以功当别封赣县，太祖以一门二封，固辞不受，诏许之。加邑二百户。明帝崩，遗诏为右卫将军，领卫尉，加兵五百人。与尚书令袁粲、护军褚渊、领军刘劭共掌机事。又别领东北选事。寻解卫尉，加侍中，领石头戍军事。

明帝诛戮蕃戚，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以人凡获全。及苍梧王立，更有窥窬之望，密与左右阉人于后堂习驰马，招聚士众。元徽二年五月，举兵于寻阳，收略官民，数日得士众二万人，骑五百匹。发盆口，悉乘商旅船舰。大雷戍主杜道欣、鹤头戍主刘曇期告变，朝廷惶骇。太祖与护军褚渊、征北张永、领军刘劭、仆射刘秉、游击将军戴明宝、骠骑将军阮佃夫、右军将

军王道隆、中书舍人孙千龄、员外郎杨运长集中书省计议，莫有言者。太祖曰：“昔上流谋逆，皆因淹缓，至于覆败。休范必远惩前失，轻兵急下，乘我无备。今应变之术，不宜念远，若偏师失律，则大沮众心。宜顿新亭、白下，坚守宫掖、东府、石头以待。贼千里孤军，后无委积，求战不得，自然瓦解。我请顿新亭以当其锋；征北可以见甲守白下；中堂旧是置兵地，领军宜屯宣阳门为诸军节度；诸贵安坐殿中，右军诸人不须竞出。我自前驱，破贼必矣。”因索笔下议，并注同。

中书舍人孙千龄与休范有密契，独曰：“宜依旧遣军据梁山、鲁显间，右卫若不出白下，则应进顿南州。”太祖正色曰：“贼今已近，梁山岂可得至！新亭既是兵冲，所以欲死报国耳。常日乃可屈曲相从，今不得也。”座起，太祖顾谓刘劭曰：“领军已同鄙议，不可改易。”乃单车白服出新亭。加太祖使持节、都督征讨诸军、平南将军，加鼓吹一部。

治新亭城垒未毕，贼前军已至。太祖方解衣高卧，以安众心，乃索白虎幡，登西垣。使宁朔将军高道庆、羽林监陈显达、员外郎王敬则浮舸与贼水战，自新林至赤岸，大破之，烧其船舰，死伤甚众。贼步上新林，太祖驰使报刘劭，急开大小桁，拨淮中船舫，悉渡北岸。休范乘肩舆率众至垒南，上遣宁朔将军黄回、马军主周盘龙将步骑出垒对阵。休范分兵攻垒东，短兵接战，自巳至午，众皆失色。太祖曰：“贼虽多而乱，寻破也。”杨运长领三齐射手七百人，引强命中，故贼不得逼城。未时，张敬儿斩休范首。太祖遣队主陈灵宝送首还台，灵宝路中遇贼军，埋首道侧。台军不见休范首，愈疑惧。贼众亦不知休范已死，别率杜黑蠡急攻垒东；司空主簿萧惠朗数百人突入东门，叫噪至堂下，城上守门兵披退。太祖挺身上马，率数百人出战；贼皆推盾而前，相去数丈，分兵横射。太祖引满将

发，左右将戴仲绪举 盾扞之，箭应手饮羽，伤百余人。贼死战不能当，乃却。众军复得保城，与黑蠡拒战，自晡达明旦，矢石不息。其夜大雨，鼓叫不复相闻，将士积日不得寝食，军中马夜惊，城内乱走，太祖秉烛正坐，厉声呵止之，如此者数四。

贼帅丁文豪设伏破台军于皂荚桥，直至朱雀桁，刘劭欲开桁，王道隆不从，劭及道隆并战没。初，劭高尚其意，托造园宅，名为“东山”，颇忽世务。太祖谓之曰：“将军以顾命之重，任兼内外；主上春秋未几，诸王并幼冲，上流声议，遐迩所闻。此是将军艰难之日，而将军深尚从容，废省羽翼，一朝事至，虽悔何追！”劭竟不纳。贼进至杜姥宅，车骑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，冠军将军沈怀明于石头奔散，张永溃于白下，宫内传新亭亦陷。太后执苍梧王手泣曰：“天下败矣！”太祖遣军主陈显达、任农夫、张敬儿、周盘龙等，从石头济淮，间道从承明门入卫宫阙。

休范即死，典签许公与诈称休范在新亭，士庶惶惑，诣垒投名者千数，太祖随得辄烧之，乃列兵登城北，谓曰：“刘休范父子先昨皆已即戮，尸在南冈下。身是萧平南，诸君善见观。君等名皆已焚除，勿有惧也。”台分遣众军击杜姥宅、宣阳门诸贼，皆破平之。太祖振旅凯入，百姓缘道聚观，曰：“国家者此公也。”

太祖与袁粲、褚渊、刘秉引咎解职，不许。迁散骑常侍、中领军、都督南兖徐兖青冀五州军事、镇军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持节如故。进爵为公，增邑二千户。太祖欲分其功，请益粲等户，更日入直决事，号为“四贵”。秦时有太后、穰侯、泾阳、高陵君，称为“四贵”，至是乃复有焉。四年，加太祖尚书左仆射，本官如故。

休范平后，苍梧王渐行凶暴。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少有令誉，朝野归心。景素亦潜为自全之计，布款诚于太祖，太祖拒而不纳。七月，羽林监袁祗奔景素，便举兵。太祖出屯玄武湖，遣众军北讨，事平乃还。太祖威名既重，苍梧王深相猜忌，几加大祸。陈太妃骂之曰：“萧道成有功于国，今若害之，后谁复为汝著力者？”乃止。

太祖密谋废立。五年七月戊子，帝微行出北湖，常单马先走，羽仪警卫随后追之，于堤塘相蹈藉。左右张互儿马坠湖，帝怒，取马置光明亭前，自驰骑刺杀之，因共屠割，与左右作羌胡伎为乐。又于蛮冈赌跳。际夕乃还仁寿殿东阿毡屋中寝。语左右杨玉夫：“伺织女度，报我。”时杀害无常，人怀危惧。玉夫与其党陈奉伯等二十五人同谋，于毡屋中取千牛刀杀苍梧王，称敕，使厢下奏伎，因将首出与王敬则，敬则送太祖。太祖夜从承明门乘常所骑赤马入，殿内惊怖，即知苍梧王死，咸称万岁。及太祖践阼，号此马为“龙骧将军”，世谓为“龙骧赤”。

明日，太祖戎服出殿庭槐树下，召四贵集议。太祖谓刘秉曰：“丹阳国家重戚，今日之事，属有所归。”秉让不当。太祖次让袁粲，粲又不受。太祖乃下议，备法驾诣东城，迎立顺帝。于是长刀遮粲、秉等，各失色而去。甲午，太祖移镇东府，与袁粲、褚渊、刘秉各甲仗五十人入殿。丙申，进位侍中、司空、录尚书事、骠骑大将军，持节、都督、刺史如故，封竟陵郡公，邑五千户，给油幢络车，班剑三十人。太祖固辞上命，即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庚戌，进督南徐州刺史。封杨玉夫等二十五人爵邑各有差。十月戊辰，又进督豫、司二州。

初，荆州刺史沈攸之与太祖于景和世同直殿省，申以欢好，以长女义兴公主妻攸之第三子元和。攸之为郢州，值明帝晚运，

阴有异图，自郢州迁为荆州，聚敛兵力，将吏逃亡，辄讨质邻伍。养马至二千馀匹，皆分赋戍逻将士，使耕田而食，廩财悉充仓储。荆州作部岁送数千人仗，攸之割留，簿上供讨四山蛮。装治战舰数百千艘，沈之灵溪里，钱帛器械巨积，朝廷畏之。高道庆家在华容，假还过江陵。道庆素便马，攸之与宴饮，于听事前合马槊，道庆槊中破攸之马鞍，攸之怒，索刃槊，道庆驰马而出。还都，说攸之反状，请三千人袭之。朝议虑其事难济，太祖又保持不许。太祖既废立，遣攸之子司徒左长史元琰赍苍梧王诸虐害器物示之，攸之未得即起兵，乃上表称庆，并与太祖书推功。攸之有素书十数行，常韬在裯裆角，云是明帝与己约誓。十二月，遂举兵。其妾崔氏、许氏谏攸之曰：“官年已老，那不为百口计！”攸之指裯裆角示之，称太后令召己下都。京师恐惧。乙卯，太祖入居朝堂，命诸将西讨，平西将军黄回为都督前驱。

前湘州刺史王蕴，太后兄子，少有胆力，以父楷名宦不达，欲以将途自奋。每抚刀曰：“龙渊、太阿，汝知我者。”叔父景文诫之曰：“阿答，汝灭我门户！”蕴曰：“答与童乌贵贱觉异。”童乌，景文子绚小字；答，蕴小字也。蕴遭母丧罢任，还至巴

陵，停舟一月，日与攸之密相交构。时攸之未便举兵，蕴乃下达郢州。世祖为郢州长史，蕴期世祖出吊，因作乱据郢城，世祖知之，不出。蕴还至东府前，又期太祖出，太祖又不出吊，再计不行，外谋愈固。

司徒袁粲、尚书令刘秉见太祖威权稍盛，虑不自安，与蕴及黄回等相结举事，殿内宿卫主帅，无不协同。攸之反问初至，太祖往石头与粲谋议，粲称疾不相见。克壬申夜起兵据石头，刘秉恇怯，晡时，从丹阳郡载妇女入石头，朝廷不知也。其夜，

丹阳丞王逊告变，秉从弟领军韞及直阁将军卜伯兴等严兵为内应。太祖命王敬则于宫内诛之。遣诸将攻石头，王蕴将数百精手带甲赴粲，城门已闭，官军又至，乃散。众军攻石头，斩粲。刘秉走雒檐湖，蕴逃斗场，并擒斩之。粲位任虽重，无经世之略，疏放好酒。步屣白杨郊野间，道遇一士大夫，便呼与酣饮。明日，此人谓被知顾，到门求通，粲曰：“昨饮酒无偶，聊相要耳。”竟不与相见。尝作五言诗云：“访迹虽中宇，循寄乃沧州。”盖其志也。刘秉少以宗室清谨见知。孝武世，秉弟遐坐通嫡母殷氏养女，殷亡舌中血出，众疑行毒害，孝武使秉从弟祗讽秉启证其事。秉曰：“行路之人，尚不应尔，今日乃可一门同尽，无容奉敕。”众以此称之，故为明帝所任。苍梧废，秉出集议，于路逢弟韞，韞开车迎问秉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固当归兄邪？”秉曰：“吾等已让领军矣。”韞槌胸曰：“君肉中讵有血！”粲典签莫嗣祖知粲谋，太祖召问嗣祖：“袁谋反，何不启闻？”嗣祖曰：“事主义无二心，虽死不敢泄也。”蕴嬖人张承伯藏匿蕴。太祖并赦而用之。黄回顿新亭，闻石头鼓噪，率兵来赴之，朱雀翔有戍军，受节度，不听夜过，会石头已平，因称救援。太祖知而不言，抚之愈厚，遣回西上，流涕告别。

太祖屯阅武堂，驰结军旅。闰月辛丑，诏假黄钺，率大众出屯新亭中兴堂，治严筑垒。教曰：“河南称慈，谅由掩骼，广汉流仁，实存殍朽。近褻制兹营，崇沟浚塹，古墟曩隧，时有湮移，深松茂草，或致刊薶。凭轩动怀，巡隍增怆。宜并为收改葬，并设薄祀。”

二年正月，沈攸之攻郢城不克，众溃，自经死，传首京邑。丙子，太祖旋镇东府。二月癸未，进太祖太尉，增封三千户，都督南徐、南兖、徐、兖、青、冀、司、豫、荆、雍、湘、郢、梁、益、广、越十六州诸军事。太祖解骠骑，辞都督，不许，

乃表送黄钺。三月己酉，增班剑为四十人、甲仗百人入殿。丙子，加羽葆鼓吹，余并如故。

辛卯，太祖诛镇北将军黄回。

大明、泰始以来，相承奢侈，百姓成俗。太祖辅政，罢御府，省二尚方诸饰玩。至是，又上表禁民间华伪杂物：不得以金银为箔，马乘具不得金银度，不得织成绣裙，道路不得著锦履，不得用红色为幡盖衣服，不得剪彩帛为杂花，不得以绫作杂服饰，不得作鹿行锦及局脚桎柏床、牙箱笼杂物、彩帛作屏鄣、锦缘荐席，不得私作器仗，不得以七宝饰乐器又诸杂漆物，不得以金银为花兽，不得辄铸金铜为像。皆须墨敕，凡十七条。其中宫及诸王服用，虽依旧例，亦请详衷。

九月丙午，进位假黄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傅、领扬州牧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。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、掾、属各四人，使持节、太尉、骠骑大将军、录尚书、南徐州刺史如故。固辞，诏遣敦劝，乃受黄钺，辞殊礼。甲寅，给三望车。

三年正月，乙巳，太祖表蠲百姓逋负。丙辰，加前部羽葆鼓吹。丁巳，命太傅府依旧辟召。丁卯，给太祖甲仗五百人，出入殿省。甲午，重申前命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。三月甲辰，诏进位相国，总百揆，封十郡为齐公，备九锡之礼，加玺绂远游冠，位在诸侯王上，加相国绿綬绶，其骠骑大将军、扬州牧、南徐州刺史如故。太祖三

让，公卿敦劝固请，乃受。甲寅，策相国齐公曰：

天地变通，莫大乎炎凉；悬象著明，莫崇乎日月。严冬播气，贞松之操自高；光景时昏，若华之映弥显。是故英睿当乱而不移，忠贤临危而尽节。自景和昏虐，王纲弛紊，太宗受命，绍开中兴，运属屯难，四郊多垒。萧将军震威华戎，实资义烈，

康国济民，于是乎在。朕以不造，夙罹凶凶。嗣君失德，书契未纪。威侮五行，虔刘九县，神厌灵绎，海水群飞。彝器已尘，宗禋谁主？缀旒之殆，未足为警，岂直《小宛》兴刺，《黍离》作歌而已哉！天赞皇宋，实启明宰，爰登寡昧，纂承大业，鸿绪再维，闕基重造，高勋至德，振古绝伦。昔保衡翼殷，博陆匡汉，方斯蔑如也。今将授公典礼，其敬听朕命。

乃者，袁邓构祸，实繁有徒；子房不臣，称兵协乱。跨蹈五湖，凭陵吴、越，浮祲亏辰，沈氛晦景，桴鼓振于王畿，锋镝交乎天邑。顾瞻宫掖，将成茂草，言念邦国，翦为仇讎。当此之时，人无固志。公投袂殉难，超然奋发，执金板而先驰，登寅车而戒路，军政端严，卒乘辑睦，麾皞一临，凶党冰泮。此则霸业之基，勤王之始也。

安都背叛，窃据徐方，敢率犬羊，陵虐淮汭；索儿愚悖，同恶相济，天祚无象，背顺归逆；北鄙黔黎，奄坠涂炭，均人废职，边师告警。公受命宗祊，精贯朝日，拥节和门，气逾霄汉，破釜之捷，斩馘蔽野，石梁之战，禽其渠帅，保境全民，江阳即序。此又公之功也。

张淹迷昧，弗顾本朝，爰自南区，志图东夏，潜军间入，窃觊不虞。于时江服未夷，皇涂荐阻。公忠诚慷慨，在险弥亮，深识九变，妙察五色，以寡制众，所向风偃。朝廷无东顾之忧，闽越有来苏之庆。此又公之功也。

匈奴野心，侵掠疆场，前师失律，王旅崩挠，洒血成川，伏尸千里。丑羯亾舟张，势振彭、泗，乘胜长驱，窥觐京甸，冠带之轨将湮，被发之容行及。公奉辞伐罪，戒旦晨征，兵车始交，氛祲时荡，吊死抚伤，弘宣皇泽，俾我淮、肥，复沾盛化。此又公之功也。

自兹厥后，猥狁孔炽，封豕长蛇，重窥上国。而世故相仍，